



军校时的高溥宇



多才的高溥宇



高溥宇在驾驶舱里。

又美又飒 这个“战鹰姐姐”太圈粉了!

战机的轰鸣声由远及近,打破了短暂的静谧。身材高挑的“雷霆玫瑰”跨出“飞豹”,摘下头盔。

她是战斗机女飞行员高溥宇,刚刚驾机经过一番空中“厮杀”,才返回机场。

她眼神坚定,透露着一股“狠劲儿”。在战友们眼中,她能成为全旅公认的飞行能手,也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她对自己的“狠”。

“对自己狠一点,离打赢就近一点!”她曾这么说。她对自己有多“狠”,从她的成绩就能看出来。

她是首批双学位歼击机女飞行员、首批“飞豹”战机前舱女飞行员、首位两次亮剑空军实战化品牌训练的女飞行员。

当飞行员,意味着穿过一道又一道“窄门”。战斗机飞行员队伍中,女性更是绝对少数。对于高溥宇来说,选择飞行,无异于一场义无反顾的冒险。

“只带了两天的换洗衣服”

没有人天生就适合飞行。正如世界上进入宇宙空间的第一位女性、苏联宇航员瓦连金娜·捷列什科娃所说:“宇宙对我们女性既不多情,也不宽厚,因此我们要接受与男性完全一样的训练。”

一开始,高溥宇甚至差点就要倒在训练面前。

2008年9月,她怀揣着对军旅的憧憬和对飞行的向往,踏入了空军航空大学的校门。

尽管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,但入校后近乎苛刻的纪律要求、高强度的体能训练,远远超出她的预料。

100米、800米、1500米全速跑、变速跑,还有考验肌肉爆发力和心理承受能力的单双杠、旋梯等器械训练,她几乎每样都达不到标准。

最难忘的是“推小车”训练。两人一组,她双手撑地,同伴在后面抓着她的双腿,然后绕场爬行,每次至少两圈,手磨出血是常事。在那条似乎永远也跑不完的跑道上,她曾腿脚发软,只想躺在地上。

她有在单杠上憋得满脸通红只想放弃的时候,也有在飞行训练器械上天旋地转、翻江倒海只想停下的时候……

但她终究没有停下。就像起初做出这个选择一样,她在巨大的不确定性里,依然坚定地向着“飞行员”三个字前进。

她出生于河北保定一个普通家庭。19岁那年,即将高考的她偶然听到河北地区招收空军飞行员的消息。她只想“试一试”,在征得父母同意后去报了名。

因为知道招飞淘汰率很高,她心里并没有抱太大期望,所以面试的时候只带了

两天的换洗衣服。她想着“估计检查两项就被淘汰出局了”。

没想到,这个最初“不抱什么期待”、中途“各种想放弃”的女孩,一直留到最后。

她经历了什么,只有时间知道。五载寒冬酷暑,她不怕日晒,练出一身线条分明的肌肉,也不怕泪流满面,不断挑战自己的极限。终于,她成为空军首批取得工学和军事学双学士学位的歼击机女飞行员。

飞行员的诞生过程是残酷的。经过一道又一道筛选后,同批的女飞行学员,只有少数拼到最后飞上了蓝天。这让她强烈地感受到,当她驰骋蓝天之时,不是她一个人在飞行,而是那些停飞姐妹的飞行梦想在与她伴飞。

“战机就是另一个‘我’”

几名与高溥宇搭档过的飞行员都有这样的印象:“她对别人要求高,对自己更狠。”

一次飞行业务探讨,长机后舱飞行员刘恩东发现,高溥宇瞄准靶标的方法与众不同。刘恩东将手边的本子比作靶标,一边演示一边说:“大多数飞行员习惯瞄准本子的中心打,但是高溥宇的瞄准点是本子的短边。”

实战环境中,靶标受地形、风向等影响,在显示屏上只有黄豆般大小。“瞄准这个‘黄豆’,不如盯着卡靶标的一条边打,那样更精确。”高溥宇解释说,这个看似“突发奇想”的方法,是她经过成百上千次训练得出的结论。

两次参赛“金飞镖”,让她又狠狠地逼了自己一把。

2018年,她作为单位代表出征。正式考核中,第一场常规弹成绩不理想,她就想在第二场夜间激光弹中扳回一局。

没想到,起飞前靶区附近突然出现火情。进入突击区时,火情已波及高溥宇机组的靶标区域,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她的发挥,其机组最终只得悻悻而归。

返程途中,飞行时最喜欢远眺舱外景色的她,此时内心却波澜迭起。也正是从那时起,她下定决心,一定要在“金飞镖”中证明自己。

2021年初,她再次参加“金飞镖”考核。这一次,考核靶区设置在陌生海域,情况复杂、气象多变,难度系数比以往更高。考核前两个月,她天天扎在训练场。“不知道当天是星期几,只知道是不是飞行日。”

最终,高溥宇机组以连续三个第一的成绩居本单位实弹射击成绩榜单之首,成功从选拔赛中突围。

她深知,战机跟人一样,是有“脾气”的。备赛期间,她力求把战机的各种“脾气”摸准,把战机的战斗性能发挥到极致。

每架飞机存在固有偏差,弹着点散布规律也不一样。为此,她主动要求和工厂技术人员、机务人员捆绑研究。

那段时间,她像着了魔,连吃饭都捧着资料看。军械主任刘速成这样形容:“不管我们讨论什么,她都要凑过来听一耳朵。”

翻开她的工作手册,里面全是密密麻麻的飞行记录。每次飞行归来,她都会第一时间把飞行数据整理存档,制成一张设有弹着点、瞄准点、风向、风速等几十个要素的表格,然后拉上工厂的师傅讨论。

“只有对战机的性能参数足够了解,我们飞行员才有胜利的底气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战机就是另一个‘我’。”她说。

她的努力没有白费。在空军“金飞镖-2021”

火箭弹课目考核中,突防区域低云密布,高溥宇机组一直在浓云中穿梭。来到靶区上空,她创造有利条件,迅速判明目标,火箭弹成功发射、精准命中。

“天空之上不分性别”

换下飞行服,闲暇时光里的高溥宇涉猎广泛,弹古琴、画水彩、滑滑板、追剧、吃零食、爱美护肤……与普通女性无异。

可是,只要飞行员宿舍楼道里进场飞行的提示铃“铃铃铃”响起,她就会立刻换上戎装。清亮的眼眸炯炯有神,清爽自然的短发别在耳后,她面对镜子里素颜朝天的自己,深吸一口气,确认手提袋里已装好笔记本、平板电脑,然后飒爽英姿地走出去。她始终告诉自己,“天空之上不分性别”“任务面前只有战斗员”。

这些年,她参加过大大小小十余次演习。战机越飞越顺手,她却愈发觉得“自己还要做的还有很多”。

那年,她奔赴某海域参加对抗演练。浪卷云飞,空中的战机动若雷电,海上的对手隐蔽攻击……天高云阔,目标在哪里?如何发现?怎样一击奏效?紧贴实战的对抗模式,实时考验着飞行员的战场思维和战斗素养。

也可以说,她的每一次“搏击长空”,都伴随着极高的风险与挑战。

很难想象,所有这一切,对于高溥宇来说,从来都不是压力和负担。她说她享受“云海踏浪自在地飞”。

目前,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拥有女飞行员最多的国家之一。以高溥宇为代表的女飞行员群体,留下了“巾帼不让须眉”的壮美航迹。

“只要党和人民需要,我们随时驾驶战鹰起飞,守护祖国天空安全!”她说。

相关链接

空军女飞行员创造的“第一”

从1951年招收第一批女飞行学员,到2021年招收第13批女飞行学员,人民空军共招收近700名女飞行学员。

顺利毕业的女飞行学员,大部分成长为飞行指挥员和飞行教员,有的成为特级或一级飞行员,走出了刘洋、王亚平两名女航天员;数百人次荣立一等功、二等功,数十人次受到国家和军队表彰,张凌、刘晓连、刘文力、陈金兰、张晓佳、陶佳莉等先后被授予“全国三八红旗手”荣誉称号。

空军军史专家介绍,71年来,从最初面向海、陆、空部队招收优秀女兵进行短期培训,到面向高中毕业生选拔实行学历教育;从培养双学士学员到与北京大学、清华大学联合培养“双学籍”学员;从培养运输机、轰炸机飞行员到培养歼击机飞行员,再到为航天事业输送女航天员,空军女飞行员选拔培养之路越走越快、越走越宽,为中国国防建设和航空航天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。

1951年11月

第一批女飞行员毕业,标志着人民空军女飞行员的诞生。

1963年8月

陈志英、潘隽如、韩淑琴改装直升机,成为人民空军首批直升机女飞行员。

1973年6月

汪云、韩淑琴成功改装三叉戟运输机,成为我国首批驾驶喷气式飞机的女飞行员。

1984年6月、10月

第5批女飞行员毕业,成为新中国首批具有大专学历的女飞行员。

1984年

第3批女飞行员张玉梅加入空军试飞队伍行列,成为人民空军历史上的首位女试飞员。

1993年8月

第6批女飞行员毕业,成为我军首批具有大学本科学历和军事学学士学位的女飞行员。

2009年4月

空军第8批16名女飞行员毕业,成为我军历史上首批歼击机女飞行员。

2015年1月15日

首批双学士歼击机女飞行员全部完成改装训练,进入战斗序列。

2019年9月

第12批7名女飞行学员首次作为“双学籍”学员,进入北京大学、清华大学学习。